

儿童哲学丛书

张诗亚 主编
邓 鹏

马 克

〔美〕M·李普曼 原著 陈本益 编译

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儿 童 哲 学 丛 书

马
克



[美] M·李普曼 原著

陈本益 编译

张诗亚 统校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主 任 任兆文
副 编 左执中
任 编 李 健
封面设计 马正华

马 克

〔美〕M·李普曼 原著

陈本益 编译

*

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并州北路69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平遥县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4.25 字数: 90千字

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00册

*

ISBN 7—5440—1245—X

B·10

定价: 4.80元

目 录

第一章.....	(1)
第二章.....	(16)
第三章.....	(37)
第四章.....	(56)
第五章.....	(76)
第六章.....	(89)
第七章.....	(102)
第八章.....	(117)

第一章

1

马克正向学校跑去。只要能跑，他是很少走的，也很少慢慢走。他的步子通常就是冲刺。一到目的地，他就得靠住墙来稳住自己，一边不停地喘气。

“你真蠢，把自己弄得那样精疲力竭。”他的孪生妹妹马丽会对他说。可马克很少想去回答，他只是冷冷地盯她一眼，稍微休息后，便又开始跑起来。

他跑过一幢房子，看见两个男孩子正在路上打架。他认得他们，他们是五年级的学生。“你们干吗打架？”他停下来，喘了一口气后问道。

两个打架的停下来，但仍然摆好架式，互相目不转睛地盯着，谁也不回答马克的问话。

“无缘无故打架？”马克坚持问。他本来要走开，但那高一点的男孩的脸上闪现出一丝痛苦，于是他停下来了。

“他叫我蠢人。”那较高的男孩说。

“你为什么那样称呼他？”马克问另一个男孩。他马上得到了他预料中的回答：“因为他就是一个蠢人。”这个较矮较结实的男孩一边说，一边龇牙咧嘴地笑。

拳头战又开始了。但一、两分钟后，两位斗士累了，于是，又机械地分开来摆好架式。

“我也老是被人叫做蠢人，”马克对高一点的男孩说，“但我一点也不在乎。”接着，他改变话题。“你怎么知道

他是蠢人呢？”他天真地问那较矮的男孩。

“我只要看看他就知道了。”矮个男孩说。

“那么，你看着他时候，你究竟看到了什么东西，才让你知道他是蠢人？”

“我不是蠢人，”高个男孩对马克说。“但他不只一次这样叫我，我要教训他！”

“你无须说出看见了什么，”矮个男孩对马克说。

“你只要能够知道它就行了。我只须仅仅看他一眼就知道了。”接着他补充说：“他的行动像所有蠢人的行动那样。”

两个男孩又打起来了。马克叹息了一声，又开始往学校跑去。

到枫树街时，他慢下来小跑。接着跑过一条长长的混凝土人行道，就到了学校。他本来要直接去到教室的，但罗娜和米丽的激烈争论把他吸引住了。“我跟你讲，我在电视上看见过它，”罗娜坚持说。“他们说某些鲨鱼可能是哺乳动物。”

“呀，好糊涂！”米丽尖叫着。“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糊涂的话！每个人都知道鲨鱼是鱼类，鲸鱼才是哺乳动物。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！”

罗娜不耐烦地嗤之以鼻：“你为什么扯到鲸鱼！”

马克开口笑了。

“如果只是说所有的鲸鱼都是哺乳动物，”罗娜继续说，“那就并不意味着只有鲸鱼才是哺乳动物。任何人都可以告诉你鲸鱼和鲨鱼有许多相同的地方。”

“当然，”米丽回答道。“两者都生活在水中。有趣得

很！两者都没有脚。”

“嘿，罗娜，”马克喊道，他以为最好是调解一下她们两人之间的争论。“米丽的意思是说，这些东西没有哪一样是很要紧的，有的相同点并不重要，而有的不同点却是重要的。”

“如像哪些呢？”罗娜要求他说出来。

“哦，你其实和我一样清楚，”马克回答。“鲸鱼哺育幼仔，鲨鱼却不；鲸鱼是温血动物，用肺呼吸，鲨鱼是冷血动物，用腮呼吸。这些是真正值得考虑的东西。”

“马克，”罗娜反击了，她的眼睛闪着光，“谁决定哪件事情是值得考虑的？是你？你总以为你是那么聪明！”她把头发轻轻往后摆过肩去，凝视了马克一会儿，然后大步走开了。

“嘿，等一下，别生气，”米丽追喊着罗娜，她几乎是不得不小跑才赶上罗娜的。“你忙什么？你并不想早一点去上社会学课，对吧？”

罗娜不理睬米丽的问题。“那个马克！他以为他出色得很！当他识破李莎的时候，我倒要看看他的样子。”

“哦，我不会早一点去上课的，”米丽嘟哝着。然后又胆怯地加上一句：“总之，如果某些鲨鱼可能不是鱼类，谁会知道那不同点呢？”

2

“你看见过李莎吗？”马克问米丽。铃已经响过了，而李莎还没有到教室来。米丽摇摇头。她不打算告诉马克，她看见李莎和郭雷一道走了。

如往常一样，很难说这堂社会研究课是从那一点上开始的。魏莲梦老师一直站在黑板旁与冉迪谈话。然后雷雨和胡媛走过来，接着更多的学生也参加了讨论。很快全班都在讨论了。渐渐地那些四处站着的人坐下了，但谈话仍然继续着。虽然谈话的人分成了几个圈子，但所谈论的几乎是同一个题目。

冉迪认为相对以前的奴隶社会而言，现在应叫“自由社会”了。胡媛则想弄清什么是“自由社会”。聪聪听罢说道：“当我们不知‘自由’一词的确切含义之前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判断什么是‘自由社会’的。”

“哦，既然你不知道，我来告诉你它是什么意思，”麦克说。“哪里的人制定出他们赖以生活的法律，哪里的人就是自由的。”接着他又补充道：“当然，你是知道的，并没有这样的地方。”

“你们是在谈民主。”罗娜说。

有一会儿，没有任何人说话。于是魏老师问道：“什么是民主呢？”

罗娜挑战性地把头往后微微一扬，说道：“民主存在于人们根据自己制定的法律来生活的地方。所以，人们在民主制度下是自由的。”

马克显得似乎受了伤害似的。他说道：“等一等，结论不要下得太快。你不能只是利用陈旧的道理，来说明那就是值得考虑的事情。有许多方式可以显示民主政府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政府，但谁能说你所选择的方式就是值得考虑的唯一重要的方式呢？”

“马克说得对，罗娜，”雷雨说。“当你谈论民主和自

由这种复杂的東西的时候，有许多事情你必须考虑到。”

“如像一个国家是否有宪法。”简丽启发地说道。

“确实如此，”丁牧补充说，“还有代议制政府又如何呢？”

“它们是需要考虑的东西。”罗娜承认。

“当然啰！”马克惊奇地发现事情发生了变化，他与罗娜的意见一致了。“它们是值得考虑的。但它们有多大的重要性？有决定意义吗？”

金玲环顾一下全班，然后冷静地说道：“有决定意义的、唯一重要的东西是多数人的统治。”

胡媛立即提出相反的意见：“不是那样的！有决定性的是少数人的权利！”她凝视金玲一会儿，然后转过身对老师说：“魏老师，如果有某种你必须考虑的东西，并且，它是那么重要，以致于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，那么，是否有一个词来表示它呢？”

这是魏老师的第一年教学，因此她有时是很谨慎的。

“一个词？如像什么词？”她皱着眉头反问。

苏琪举起了手，但显得信心不足。“不是有‘标准’这个词吗？”

“就是它！”聪聪立刻同意。“是‘标准’这个词！”

“对，对，”马克也兴奋地说。“注意，让我们姑且说有两条标准，而暂时忘记其他的标准。我们有两条关于民主的标准：多数人的统治与少数人的权利。那么，应该是其中哪一条呢？”

“它不一定就是其中之一，”雷雨镇静地说。“其中哪一条也可能不是的。”

“或者两者可能都是的，”聪聪补充说。“有四种可能性呢。”

“但我们怎样在它们中间加以选择呢？”马克坚持他的意见。

于是，聪聪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如果我们有若干标准，并且必须从它们中加以选择，那么，我们就需要另一条标准来决定我们应当从这些标准中选择哪一条。魏老师，你认为这是可能的吗？”

魏老师噘起嘴，过了一会儿才回答道：“我不认为你们有许多选择的可能。如果没有一条标准来作指导，你们怎么能够选择呢？”

“不过这样一来就没有完结了！”马克大声说，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。“我原本想，只要我们发现哪些是重要的考虑，我们就有做出决定的规则了。但完全不是这样的。这好像一个蛋糕盒子，盒子上有一幅一个人拿着一个蛋糕盒子的图画，而那图画上的蛋糕盒上又有一幅一个人拿着蛋糕盒子的图画，如此下去，没有完结。”

“并不一定是那样！”胡媛大声说。“在理论上可能是那样的，但在实践上就不是那样了，它并不是没完没了的。我们把要设法做的事情记在心中，它就能帮助我们分别出我们所具有的理由。于是，当我们必须做出决定时，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去做，并且以最充分的理由为根据去做。”

“以最充分的理由——对，”聪聪说。“最充分的理由就是我们的标准。”

过后，当同学们鱼贯走出教室时，金玲对罗娜说：“你认为李莎什么时候会告诉马克？”

“告诉马克？她为什么要告诉马克呢？也许，她认为她能够使他们两个人都做她的朋友。”

“使他们两个人都做她的朋友？我看她必须决定只与其中一个人做朋友。”

“那标准将是她最喜欢哪一个，对吧？”

“当然。但我敢断定她也在考虑其他的因素。那两个人的脾气都很暴躁。无论她抛弃其中哪一个人，那个人都要动怒的。如果李莎在这儿，我倒愿意警告她——小心啦！”

“所以正像我说的的那样，”罗娜笑着说。“她真的有充分的理由叫他们两人都做她的朋友。”

3

“我猜想，你现在要去进行篮球训练了。”李莎对马克说。

“是的。”马克回答，一边看着正在走廊等候他的卢舍和雷雨。他在心里说：“她明明知道我放学后总是去进行篮球训练，为什么还要问呢？”他没有意识到李莎是想和他谈话。

“为什么我不能理解篮球运动呢？”李莎奇怪地大声说。接着，她看见马克开始皱起眉头，她立刻后悔她刚才说的话了。

“它是一种好运动。”马克说。但这样说并不能令人信服。

“你玩篮球的时候并不须思考吗？”她失口说出这句话，说得比她原先预想的更糟糕。

马克立即辩护起来：“不，它不是那样的！你打篮球的

时候就是要思考。每做一个动作的时候，你都必须知道你在做什么。事实上，那正是它的精彩处：在球场上，做与想是一回事。此外你对它还能说什么呢？”

李莎没有回答。她不能理解马克对篮球的感情，而马克关于他为什么喜欢篮球的解释，似乎也只是把李莎弄得更糊涂了。

“你瞧，他们正等着我哩。”他说。“今晚再见，好吗？”

她摇摇头。“今晚我有那么多事情要做——”

马克仍然显得平静。“好吧，明天见。”他走开了。

篮球训练之后，他的兴奋胜过了疲劳，他完全是跑着回家的。回到家，他发现妹妹马丽独自一人在等他。他还在不时想着刚才训练时那个边角上的投篮，所以没有注意到妹妹脸上的表情是多么严肃。

“马克！”她高声喊道。“妈妈回过家，但有事又出去了。她有话要给你说哩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纺织公司搬迁的事。”

“搬迁？我怎么不知道这事？他们怎么可能搬迁呢？”

“他们可能搬迁。妈妈说他们就要搬迁了。他们要穿越全国一半的地方，花上六个月的功夫哩。”

“他们拥有那个大工厂，并且一定有成千的员工，怎么可能搬迁呢？”

“是的，但是他们说别的地方原料较便宜。”

“可我们都会留在这里，对吗？我是说，妈妈不必和他们一道走。她在这里可以找到工作，是吗？”

“我想不是那么简单。妈妈说，不管怎么说她在公司里颇有资历；如果她不走，就会失去这种资历。我猜想，妈妈已经挣得董事的地位，她就不想再回转去做秘书之类的工作了。”

“爸爸怎么样？他不能脱身就走！他的工作怎么办？”

马丽摇摇头，皱起眉头。马克这时才注意到她一直在哭。“正是哩，”她竭力说出来，“好像有什么问题，但我不能明白它。我是说，爸爸在图书馆工作，似乎从来没有被提升过。所以，年复一年他还是在原来的位置上。当然，他对此从来不说什么，但事实就是那样。所以，也许他考虑到在别的地方去不会比在这儿更糟。”

“但是——但是——”马克急忙说，“真是荒谬！真是疯啦！这是个愚蠢的社会；事情或者是停止不动，或者就是四处流动。两者都令人难以理解。”

过后，马克的父母亲回到家里，他们证实了马丽所说关于搬迁的话。那天晚上，晚饭吃得很平静，甚至近于严肃，虽然父亲总是竭力指出搬迁这件事的好的一面。

晚上，马克在床上翻来复去不能入睡。事情触到了他的痛处：如果全家随妈妈的公司搬迁，他将不得不离开李莎。

4

无论李莎原来打算和马克谈论什么，她都不会有心绪再想起马克曾经告诉过她的关于他家可能搬迁的事。她的心中现在正涌起一个又一个的想法，但没有哪一个能使她安心。一会儿她想：“这是你对郭雷的惩罚。”接着又生起另一个甚至更令她烦恼的念头：“这是一个机会，利用它吧。你早就

想丢掉马克，但你自己又不承认这一点。现在就丢掉他吧，有什么关系？”然而，另一个声音又在内心深处说：“郭雷对你来说一点也不重要。将来有一天他会与别人交上朋友，而马克又将离去，所以，你将没有一个朋友！”她真不知道怎样才能不去想这些东西。

下一个星期六下午，李莎泄漏了秘密。放学时，马克对她说：“今晚我们一道去看电影，七点钟我来叫你。”

“但——但是——”李莎支吾着。“马克，你并没有说过星期六晚上去看电影的事呀，可你怎么能够认为这是当然的呢？”

轮到马克感到惊讶了。“你记不起了吗？”他提醒她，“我们说过我们星期六晚上去看电影的。我们还共同决定看七点半那一场哩。”

现在该李莎感到难过了。她怎么可能忘记呢？但是，她突然感到有必要使事态陷入危机。“对不起。不知怎么的，我忘记了。但我仍不能和你一起去。”

“你仍然不能去？”

“我真的不能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为什么必须说出理由？不能去就不能去嘛！”

“你必须做什么别的事情吗？”

他站得离她那么近，似乎高耸在她之上，以致于她不能抬头看他。所以她往下看，但她又不想往下看，而想直接看着他。后来，她不能忍受那个借口了，便强迫自己说出实情：“我答应了郭雷一道出去玩。”

“郭雷！”马克喘着气说。“那个讨厌鬼！”他似乎再

也说不出话了，只感到一阵晕眩。

李莎点点头，但仍然沉默不语。

“但为什么要那样呢？”

“我想那样做，没有别的。”

“就因为他是高年级的学生？”

“哦！马克。”李莎反感了，但同时又暗暗地想知道他的指责中是否有点道理。

“你是在告诉我——”他竭力想避免语无伦次，“你是在告诉我，你认为我们应当终止我们之间的友谊吗？”

她抬头严厉地望着他。“我那样说了吗？我只是说，我们并没有特殊的关系。我为什么不能与我喜欢的人一道出去玩？仅仅是因为我想与别的人偶尔谈一谈，就必须在我们之间引起变化吗？”可笑又可怜，她对自己说，一个多么软弱无力的论证！她阴郁地看着地面，接着心中闪出一句话：“看来，就这样结束了。”

“郭雷！”马克厌恶地大声喊道。

“你并不知道他！”李莎不满地说。“我倒愿意你见见他。我肯定你会喜欢他的！”

这使马克忍无可忍。马克对郭雷有过印象：有一次郭雷坐在什么地方对他咧着嘴笑，并向他打了一个难看的手势。如果郭雷此刻真的在这儿，马克是会愤怒地痛打他一顿的。但对于李莎，他却毫无办法。他怒气哽喉却无能为力，只好默默地大步走开了。

5

马克的变化是够明显的。早些时候，马丽就对他的行为

的某些不一致感到迷惑不解。例如，他在家里很听话，但在学校里却对任何事情都吹毛求疵。但是现在他的变化开始更加富有戏剧性。头一天，他会穿着弄皱了的工作服出现在学校，乱蓬着头发，吵吵嚷嚷的。第二天，他则穿上整洁的衬衣，梳理好头发，行为几乎是机械般地规规矩矩。但他不向任何人吐露心事，他的同班同学也不能猜测到他的思想。他现在不与人往来，甚至对朋友也如此。过了不久，他的同班同学知道了他心中的压抑，对他的古怪行为也变得习惯了。

马克上中学已有一年多。他与学校当局之间没有发生什么冲突。他有时是公开地挑剔毛病，但别的许多学生也如此。但后来他的不顺从变得越来越明显，他的朋友们开始担心学校可能不会容忍他的古怪行为了。

此时，他坐在图书馆里，正郁闷地凝视着冉迪的后脑勺——他这样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。突然，图书管理员郭老师来到他面前，遮断了他的视线。马克设法把视线绕过她去看，但没有用。郭老师坚持要马克到办公室去谈话。马克漫不经心地跟着她走，自信没有什么错事与他有关。

“马克，”郭老师坚定地说，“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被允许借走这么多备用书的。这些书已经到期了。”她对他挥舞着一小叠回收卡。“你还没有归还它们哩。它们在哪里？”

马克半张着嘴，无言地凝视着她。在他发现这些书丢了的第一周内，他每天都担忧着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的担忧逐渐减少了，现在他差点完全忘记了这回事。他几乎语无伦次地结巴着说：“我把它放——放在书桌的抽屉里。”

“那好，”郭老师说，“现在应该归还了吧？”

“郭老师，它们已经不在那里了。”马克大声说——他自己也没想到会是这么大声。

“那么，它们在哪里呢？”郭老师缓缓地说，声音平稳而单调。

“我不知道它们在那里！”他几乎是在喊叫。“我找不到它们了。”

马克越来越高的声音，把一些正在阅读的同学的视线吸引过来。马克活该倒楣，因为史校长听见了他与郭老师的全部对话。史校长一直站在门口等着与郭老师谈事情。

“你知道吗，你打扰了图书馆的每一个人？”史校长用最严厉的声音说。

马克几乎是鲁莽地看着校长。“这是——”他开始说话，声音并不比刚才小。

校长冷冷地注视着他。“够了，”他说。“你是马克，对吗？”

马克看着校长，嘴唇蠕动着，但旁人什么也听不见。

郭老师很快地点一下头，表示肯定校长的问话。“他是马克。”她说。

“好吧，马克，”史校长说，“在你没有归还这些书以前，你不能参加一切课外活动。”

“我找不到这些书了，”马克开始说明情况，但接着产生了另一个念头。“比赛！”他几乎叫起来。“明天晚上的篮球比赛！我去不成了！”

“如果你把书还了，你可以去参加，”史校长说，一边打手势示意郭老师跟他到他的办公室去。马克显得心神错乱。他从图书馆跑开了，把书和笔记本忘记在桌子上。与